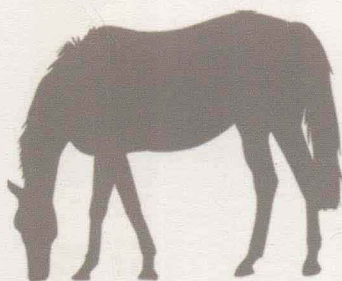


茶马古道

风情录

木霁弘 周重林 总策划
杨静茜 胡皓明 凌文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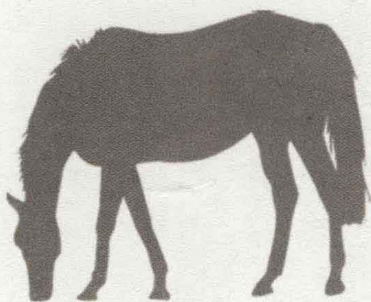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风情系

木霁弘 周重林 总策划
杨静茜 胡皓明 凌文锋 著

茶马古道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 · 西安 · 北京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马古道风情录 / 杨静茜, 胡皓明, 凌文锋著. —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7

ISBN 978-7-5100-6166-0

I. ①茶… II. ①杨… ②胡… ③凌… III. ①古道—
西南地区—通俗读物 IV. ①K928.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270号

总策划: 木霁弘 周重林

茶马古道风情录

杨静茜 胡皓明 凌文锋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88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56401314)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0.25 字数: 73 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6166-0/K·17

定价: 38.00元

<http://www.wpcsh.com>

<http://www.wpcsh.com.cn>

茶马古道的“将来时”

茶马古道已经成为“国保”单位了，这意味着对此古道的定格，说白了，也就是得到了国家层面上对它的肯定。本来“茶马古道”也不过是对西南古道的交通经济文化的一次历史书写，但经这二十余年的不断书写，终使其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西南文化流行名词，这大概是我们六个当年考察命名的人始料未及的。杨静茜是我的学生，接触“茶马古道”也有五六年了，此次在书中又提到了我们二十三年前的考察，可说是历历在目。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这算得上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是坐实，但愿此时还说得清。

当然“茶马古道”要写，实在是不好下手，写什么、怎么写、写理论、写旅游？如今，叫我写，我也“拔剑四顾心茫然”。本书作者显然是看了不少“茶”、“马”、“古道”的相关书籍，故把“城”与“镇”作为自己感触的对象，颇可见其选择的眼光。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自成立之时，为使其研究不做空，很注意“马帮”、“古道”文物的搜集整理，如今零零落落算起来也有上千件，有时我会拿起几件把玩一下，心里很有几分得意之感，心想，没有钱的研究所竟然也有了些“宝物”。就我而言，此次静茜对这些“茶马古道文物”的初步整理，算得上是第一人第一次，随着此书的出版，读者对这些文物将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我也大着胆子说一句，这是茶马古道名物研究的滥觞。

说多了，总结一句为：我们一定要让茶马古道的名物，使其成为“将来时”！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木霁弘

目录



2 9 31

壹 贰 叁
茶马古道六君子 西部探险故事 茶马古道正式命名

第一章 茶马古道探险记





107

貳

马帮日常用具

91

壹

马身用品

第三章

器物 · 微观马帮

86

玖

盐井以及芒康

83

捌

西藏的门户昌都

76

柒

消失的地平线，永远的香格里拉

70

陆

鲁史的意味

64

伍

丽江大研

56

肆

沙溪集市

49

叁

巍山马帮

43

貳

普洱，茶未茶往

37

壹

易武，因茶而兴

第二章

沿途 · 古道遗珠

第一章

茶马古道探险记

壹

茶马古道六君子

“公元 1990 年春夏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高原的太阳，从雪山静穆地升起，浸入肺腑的柴薪味和浓浓的炊烟便飘散在缠绕不绝的茶马古道上，丛林中就能听到他们披荆斩棘的脚步声和赶马的撞击声，一向静谧庄重的雪山也不时传来阵阵起伏的喘息。寂寂古道，成为有生命的灵物了！入夜的高原群星闪烁、雪水涣涣，这群人围着篝火听那百岁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超越的感悟》

1987 年，金沙江边，江水一如既往的汹涌澎湃，一队不寻常的队伍顺着江边的小道慢慢前行，步履谨慎。几个饱经风霜而精神矍铄的藏族老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年轻人，读书人的模样，面带好奇，表情激动。他们脚下这条路很窄，一尺多宽，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

遇上山顶有崩落的石块滚下，都不免让人一阵胆颤心惊。忽然，走在前面的老人停了下来，指着这条伸向远方、似乎没有尽头的曲折小道说：“我们当年赶着马，拉着茶、盐、布，到过西藏，也到过印度。”老人身后的这几个年轻人低头看了看脚下这些深浅不一的马蹄印，先是激动，然后便陷入了更深的沉思，这条路竟可以通向西藏，通向印度？

木霁弘、徐涌涛、李林就是当时那三个激动而好奇的年轻人。1987年，他们在迪庆州做方言调查，当时顺着金沙江，经虎跳峡、兴文、土达、转由、迪满、金沙、土旺、上江、金江等地到达塔城，二十年前的迪庆、中甸营造的是遥远和神秘的双重意境。他们这次方言调查，发现了一条古道，沿着这条古道，顺着金沙江可以到达维西，再从维西可到达西藏。他们当时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些因为经商或抗日战争时期运送物资赶马到过西藏、印度的老人，后来他们在中甸采访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姓孙的老人，老人喝了酒然后开始唱歌，还和他们讲起中甸藏族茶会的故事，马蹄印、古道、茶会，他们更加确定茶与古道在这片区域的重要性。这些赶马人所走的道路在文献里鲜于记载，在现实中也鲜为人知，但是它确实实地存在着。想到自己离这条路这么近，年轻人都激动不已。

这次方言考察回来之后，他们就提出了“茶马之道”这个名字，并把“茶马之道”这个名称放到了中甸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里。（1990年7月开始的六人考察活动后，他们决定把“茶马之道”叫作“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很容易地就将人们带入一场“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所营造出来的苍凉意境中去。这条古道存活了多久？都途经了哪些地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如何？走在路上的马帮都来自哪里？他们的生活怎样？这条路上曾发生过什么故事？一连串的疑问如泉涌般从他们的脑海中迸发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把这条路放在了心上，等待有

一天能亲自踏上这条路。

一场关于茶马古道的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个梦究竟要编织得多大，要做多久，他们在真正出发之前或许不曾想到。

1988年，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云南大学工作的陈保亚正好和木霁弘在一个教研室，他们俩在系里开会的时候坐在一起，几次聊到这个“茶马之道”，他们觉得这是一条有内涵而且值得研究的道路，一定要尽快去考察，必将收获颇丰。于是他们就开始联系在中甸工作的徐涌涛，三人商量之后就决定在1990年大学放暑假的期间进行考察，同时也邀请了在昆明工作的李旭以及在迪庆州工作的王晓松和李林加入。就这样，六君子的考察队伍正式组成。

考察队的六名成员分别是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

木霁弘，纳西族，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当过知青，做过装配工，酷爱探险；

陈保亚，土家族，当时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研究语言学和民族学，曾做过田径运动员，性格开朗；

李旭，半个哈尼族半个汉族，当时是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师，擅长摄影，参加这次考察之前就曾单枪匹马独闯青藏高原，据说他的记忆力惊人，可以记住茶马古道上路过的每一个村寨、每一座山峰、每一个藏族姑娘的名字；

王晓松，藏族，当时在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工作，他精通各地藏语方言，擅长打猎；

徐涌涛，白族，当年是中甸县志办的编辑，他对高原植物比较熟悉；

李林，藏族，当时在中甸县区划办工作，他的枪法很好，喜欢喝酥

油茶、吃辣椒。

在前面也提到，3年前（1987年），木霁弘、徐涌涛、李林在中甸做语言文化调查的时候就对这条古道充满了期待，而陈保亚当时也正在准备论文材料，滇藏川地区的考察对他完成论文将有帮助。而李旭，1988年就曾取道奔子栏，独闯西藏，这一区域的人文地理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王晓松的加入，则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格萨尔王传》。同为藏族李林，也是希望通过此次探险，更深入地了解神秘的滇川藏地区，进一步揭开神秘藏文化的面纱。书斋和城市，已经不能满足这六位青年人对历史的执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未知的好奇驱使他们踏上了这条探险之旅。

这是一群很有趣也很有实力的年轻人，他们有研究语言的，有研究人类学的，有擅长摄影的，有精通藏语的，有认识高原植物的，有熟悉野外生存的，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探险，很显然是值得期待的。申请考察资金、查阅相关文献、起草调查提纲、拜访前辈学者、积极锻炼身体，这些工作都要在考察之前准备妥当。“茶马古道”是一个充满了侠气风霜的词汇，它是一个个赶马人、一匹匹负重的骡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上的艰辛，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沿途的风景，也只有在身体极度疲乏的状况下才会显得愈加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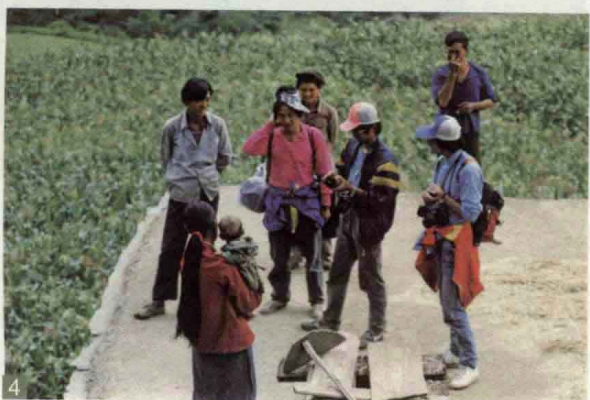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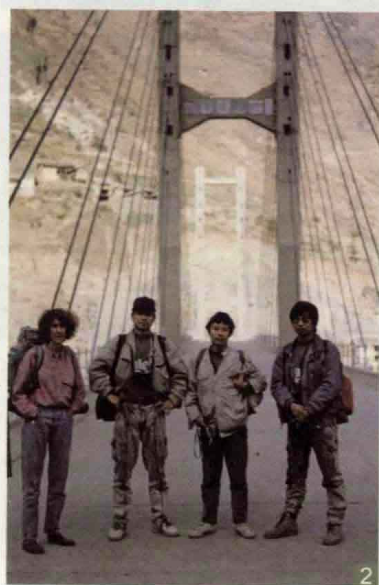
1990年7月6日，考察队从昆明出发。他们先是到达中甸县（现在叫香格里拉县），然后在中甸、德钦停留了一个多月，对周边的归化寺、虎跳峡、碧塔海等文化名胜作了细致的考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周边走村串寨，寻找一些关于这条古道的线索。他们遇到过一些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赶马人，但年代久远，许多细节都无从探知，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走，路上又会遭遇些什么，考察队员都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考察充

满了未知。这注定是一次苦旅，出发之前，从身体到意志都需要学会适应。

当他们在德钦第一次喝到酥油茶的时候，感觉这种放盐又放油的茶很是奇怪。喝了三天以后，他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奥妙，五天过后，他们便离不开酥油茶了。出发前他们还专门在德钦准备了酥油桶，在考察路上，就和过去的马帮一样，自己带个木碗专门喝酥油茶，用这一雪域精华来增加能量以及维持体内的维生素。在古道上行走，要做到一日三餐按时按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出发之前，他们还要做好挨饿的准备，在荒山野岭、人烟稀少的环境中苦苦跋涉之时，毅力和耐心要战胜饥饿和食欲。除了喝酥油茶、苦练饿功，酒量也被这些奔走在田野中的文化学者看作是一项重要技能。他们做语言民俗调查的时候，边喝边聊，可以得到许多意料之外的收获，最为关键的是，几杯酒下肚之后，还必须保持清醒，至少要清醒到足以记下被访者所说的话，以及不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考察队员们总结了，在高原喝酒是有诀窍的，要坚持早上5点整两盅，晚上12点整三盅，唯有这样才能喝酒、采访、记录皆不误。

考察队六君子把中甸称为英雄驰骋的净土，他们把那里设定为这次探险的大本营，动身前期的考察都是围绕着中甸辐射开来的。在正式出发之前，他们就在中甸和德钦周边做调查，寻访文化古迹，以及找一些老马锅头和藏民了解古道的情况。他们到藏传佛寺里寻访过喇嘛，他们也曾徒步虎跳峡，领略过奔腾南下的金沙江。

生活和体验是他们通向古道的一条途径，是苦行而非捷径，他们用学者的视角去描述一种文化的轮廓，也在用走在路上的一呼一吸去丈量古道文化的深度和高度。



1 茶马古道六君子前排（左起）：

木霁弘 徐涌涛

第二排：李 旭 李 林 陈保亚

王晓松

2 ~ 4 考察途中



- 1 考察途中
- 2 采访
- 3 考察座谈
- 4 西部探险归来,《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出版前
- 5 木霁弘2000年再次回访茶马古道

貳

西部探险故事

翻山越岭，万死一生。

像马帮一样生活，像学者一样思考。

1990年7月26日早8点，考察队乘车从中甸出发，一路向北，经奔子栏，翻白马雪山（海拔4250米）下德钦，这段路极其难走，一路颠簸，凌晨1点才到达德钦县城。在德钦国营旅社的十二号房，他们6个人挤在三张床上，身体疲乏，但内心仍然为了即将开始的探险激动不已。次日下午，他们几经周折终于雇到了进藏的马帮，马锅头名叫都吉，来自德钦亚拉，都吉有七匹马，价格是每匹马每天6元，还要支付50%的回程费用。27日的下午5点，他们沿着德钦县城北面的小路出发，向梅里石村迈进，准备翻梅里入西藏。

马锅头都吉赶着马走在前面，他们6人跟在后面。和普通的马帮一样，他们此次探险要带上野外煮饭用的锅碗瓢盆、足够的粮草、肉类、大米，当然更不能缺少上好的酥油、药材、手枪、步枪。这一路上他们要和马锅头一起为骡马准备马料，上马鞍、卸马鞍，照应骡马，在野外

空地搭帐篷，自己生火做饭，取山间的泉水打酥油茶。

在制定考察路线的时候，没有可供他们直接参考的文献资料，一直到出发前，他们甚至还不确定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清人杜昌丁的《藏行纪程》可以算是他们这次考察的重要向导，这本书的记录和内容，考察队员都烂熟于心。杜昌丁何许人？《云南史料丛刊》里有记载，杜昌丁是江苏青浦人，他曾从学使两次巡视滇西，随蒋陈锡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二月十六日自滇垣起程，经楚雄、大理至剑川，置办衣装、毳帐、鞍辔、兵器等等，经中甸、阿墩、梅里、崩达至落龙宗，然后原道返回。杜昌丁进藏的时候，正直隆冬，从滇西北入藏，道路艰辛、冰雪盈山，说万死一生亦毫不夸张。路途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在书中着墨不少，诸如“大雨中行五十里……地无寸平，亦无寸干，立营寨，帐中阴湿之气，上蒸如露，处坐卧维艰，略睡片时，右臂已受阴湿，痛不能举”，再如“二十五日，行六十里至梅里树，险仄教十二阑干逾十倍，宽不及尺，平不及丈，左绝壁，右深渊……步行不敢乘马，行李马匹有坠水者，不可救矣”。杜昌丁的同行蒋公在荒无人烟的途中病重，甚至都绝望到“力不能支，死便埋我，不必以骨归也”。这些描述令人敬畏，更让人心惊，但是考察队员们没有因此退缩，毅然开始了探险之旅，而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忐忑只有自己知道。

清人倪蜕的《滇小记·藏程》中记载了由云南入藏的道路：一条是由丽江鹤丽镇汛地塔城五站至崩子栏，三站至阿得酋，三站至天柱寨，三站至毛佉公，又五十四站至乌斯藏，共六十九站；其二是由剑川协汛地危习，即维西站至阿得酋，其下与前道同，共六十七站；第三条道路是由中甸经泥色落、贤岛、崩子栏、暑处、拿吉、拉罢、主拉朵、冻虫果等七十八小站，共计3510里。杜昌丁所记的行程，是第二条道，但是他只走到落龙宗就返回来了。虽然考察队员们对前面的路途不是很

清楚，但是他们对走上这条路的初衷是很明了的。

从德钦入藏，翻越梅里雪山是考察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梅里雪山是藏区著名的十三神山之一，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藏民转山朝拜，垭口风很大，四周插满了各式经幡、松柏，也有成堆的玛尼石。梅里雪山的主峰海拔6740米，考察队员们需要翻越的垭口海拔在4000米以上，7月份是雨季，滇西北高原的雨季和温柔浪漫都沾不上边，大暴雨一下起来随时都可能发生塌方滑坡。随海拔的上升带来的缺氧和寒冷，让翻越梅里雪山垭口的考察队品尝到了马帮的不易和古道的艰难。“过梅里石村，从海拔仅2150米的梅里水磨房开始上山，沿着梅里一直往上，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路又陡又险，乱石嶙峋，陈保亚有一次还滑到了溪流里，闹一身湿。”李旭在考察日记这样写道，他们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心快从胸腔中狂跳出来。”而下坡的时候，许多地方都是站不住的。

雨季，海拔四千多米，潮湿，这意味着在此生火做饭和夜间取暖都成了问题，因为天气寒冷和身体的疲惫，有考察队员还生病了。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生病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哪怕是一个小感冒都可能让人丧命。从四千多米的地方下到海拔两千多米的峡谷地区扎营，那里有清澈的山涧，也有黑压压的蚊子。天黑了，就要在帐篷旁边升起火堆。“翻越梅里雪山的前夜，高原狂风刮倒了帐篷。睡袋的羽绒敌不过飞雪寒夜。”

探险才刚刚开始，梦想绑架着疲乏和病痛驱使着他们继续向前。

翻过梅里雪山，走出玉曲河谷，考察队就进入了甲朗乡。“甲朗”为藏语音译，意为“通往汉地和印度的地方”，在这个命名背后隐含的主体，就是藏地。此地是藏地通往汉地和印度的地方，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它连接了藏文化、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他们照旧在村边的空地扎营，晚饭后和当地藏民跳起了锅庄舞，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